

# 社会批判理论:从马克思到 法兰克福学派的逻辑演进及转向

徐 平<sup>1</sup>,徐晓宇<sup>2</sup>

(东北石油大学 1. 党政办公室; 2.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318)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在“社会批判”理论的外衣下,跳出马克思的商品生产的逻辑,建构了新的逻辑体系。他们试图从本体论上寻找全新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中重新规划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策略,重建社会主义新纲领。这种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契合了时代变化,符合部分学者的理论臆想,所以在学院里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但是这种理论终因脱离实践,脱离现实,而只能被窒息在学院中。

**[关键词]**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3)03-0020-03

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还能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沿袭“马克思主义”之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仍旧打着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的旗号,洋溢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超越。但是,这只是形式,其实质是在“社会批判”理论的外衣下,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建构了新的逻辑体系,他们试图从本体论上寻找全新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中重新规划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策略,重建社会主义新纲领。这种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契合了时代变化,符合部分学者的理论臆想,所以在学院里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本文旨在对此进行分析和辨别,从而为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一个背景支撑,为考察法兰克福学派提供一个新的维度。

**一、从《资本论》谈起**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开始于对宿命的国民经济学家们的自然主义的实证方法的批判。依据这种方法理解,区别于自然经济的商品经济具有自主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在经济生活中,它展现为人与人之间的表面平等的假象,凸显为一个个孤立而抽象的概念范畴,并直接指示出实存与概念的逻辑自治性。马克思对这种方法进行了祛魅,抛弃了这一非历史主义的方法,从商品生产入手,指出,具有使用价值的劳动商品一旦成为商品,就成为神秘莫测的存在。在商品交换中,人不是“自由的存在”,人受到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为物的法则所控制、支配、奴役,并对物产生了类似于图腾的崇拜。在这种社会制度下,表面上看,每个人以个人利益为核心和目的,不受外物、外力支配,人与人之间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奴役和剥削完全消失。但马克思认为,从实质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复杂,奴役和剥削程度更甚。因为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对物的顶礼膜拜,实际上是对某些人所造成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果的尊崇,于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展现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是臆想。所以从商品生产开始,经由商品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以及劳动二重性的进一步揭示,依托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主义分配制度、资本积累等经济理论,结合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表现和实质,马克思揭示出两个必然和两个不可避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辩证的和历史的方法,以商品生产为起点,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历史性。

从商品生产出发,马克思提出了资本逻辑。他认为,资本具有无限自我建构的能力,工人是资本家实现增殖的手段,而资本家是资本增殖的主体,资本主义制度是以资本为起点和核心的,所以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谈公平、谈正义、谈道德毫无意义,因为真正的公平、正义和道德只能在更高的制度维度内探讨才有可能。在学术研究中,有些学者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用生产力和

**[收稿日期]**2013-01-16

**[作者简介]**徐平(1965-),男,山东莱阳人,教授,博士,校纪委书记,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高等教育研究。

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理论证实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把《德意志意识形态》当成马克思最核心的作品。事实上,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为核心的生产逻辑和以商品生产为逻辑起点的资本逻辑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理论的逻辑,它们是一体之两面,而以商品生产为逻辑起点的资本逻辑更形象、生动、深刻地展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矛盾和所面临的危机,因此,构成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

**二、卢卡奇的转向:提出阶级意识理论** 从源起于商品生产的资本逻辑出发,马克思要求工人把机器和机器在资本主义社会使用中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区分开,从而把破坏生产资料和改变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使用形式区分开,马克思的理论对于这些问题做了详细的说明。但是马克思未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阶段后,无产阶级解放自身乃至全人类的理想又该如何实现?这一问题提出的历史背景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世界全球化趋势日渐呈现星火燎原之势,世界状况发生了极大改变,由此带来的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对旧的阶级斗争形势提出了挑战,并提出了新时期工人阶级如何团结的问题。基于这种变化,一批学者开始构建新的理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的基本信念是:可以否定甚至推翻马克思的某些结论,但必须继承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方法,因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列宁、希法亭、卢森堡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蓝本,拓宽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范围,但没有真正阐明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及帝国主义阶段如何发展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卢卡奇以物化为核心概念的社会批判理念由此产生。

卢卡奇实现了转向,这种转向的背景仍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及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并未从根本上证实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经济必然性的逻辑,相反却是对这个论断的反面的实践支撑。因为,十月革命的结果是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俄国建成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按照马克思的先前设想,社会主义应该在欧洲的几个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同时实现,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经济决定论的否定和背离。所以卢卡奇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巧妙地移出历史客观规律,并代之以阶级意识问题,从而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区别由原来的生产方式问题转至意识形态问题。由是,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变为从资本主义制度给人的心理与思想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角度展开。他提出物化概念,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不仅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物化,还表现为它在社会政治制度、观念结构、心理结构中的物化,他批判泰勒制,批判流水线生产方式,批判它们作为当时社会的主导生产模式给社会带来了负面效应,尤其是给心理与观念上带来了致命的变化。另外,他对工人阶级是否能够把握长远与眼前、本质与现象的能力也怀有疑义,认为先进的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不能通过工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斗争而得到,而应该从外向内地灌输,这就走向了精英主义的路线。在某种意义上走向了唯物史观的反面,从而割裂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方法。

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使马克思主义切中时代,顺应时代潮流,使理论更加符合变化发展的实际,他们提出了包括阶级意识、社会领导权等一系列问题,但是最终脱离了实践,走向了反面。他们没能达成使“理论和实践的统—不仅在理论中,而且也是为了实践”<sup>[1]</sup>的目标,而只是使“哲学教师资格获得者能在这种学说中同时找到一种革命憧憬的实现和一种纯属精神上的满足”<sup>[2]</sup>。但是,这种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却规定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路向。

**三、法兰克福学派的进展:回到哲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进展的时候,卢卡奇的理论也进一步向前推进,法兰克福学派就是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一派。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列宁和一批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是更多地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卫国战争中群众澎湃的激情这种表象所蒙蔽,而在欧洲,真实的状况是,欧洲革命主体在减弱甚至衰弱,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阶级撤退,这样做的优势是可以避免教条主义的可能,可以产生更大的理论视野,并形成一种张力,从而使得原有的批判传统得以更好地延续。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以及后期的工具理性批判理论。霍克海默在担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之初,他沿着卢卡奇等的路向提出,应从多学科、跨学科的角度研究战争发生的心理动因、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症结等,产生了一批成果。在法兰克福研究所迁到哥伦比亚大学后,批判主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技术发达的美国,他们把目标转向了技术,并且发现,技术的消极作用越来越突出,技术不仅支配生产领域,还延展到人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可怕的是,人逐渐适应这种支配、愿意被支配且开始享受支配的快感,人的政治意识日渐淡漠,资本主义的统治愈发牢固,这种现实源于启蒙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转化。在这种转化中,启蒙被推崇到无以复加的位置,技术理性成为了支配力量,而人只能是附庸。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工具理性根源于西方传统文化,西方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理性摧毁了的内在精神,又被自己重新确立起来。人要摆脱自然的统治,但工具理性又使得人重新受到自然法则、自然必然性的控制和制约。为抑制工具理性肆意扩大自己的地盘,法兰克福学派确立了否定的辩证法,否定以“一”为始基的“同一性”哲学,通过对量性概念做质性解读,从而瓦解了同一性逻辑,所以同一性逻辑只是幻象。工具理性深入文化领域就表现出文化工业,它否定个性,否定创造性,实现的只是标准化。

这种分析力透纸背,但一旦涉及到如何解决,法兰克福学派就让人有隔靴搔痒之感,因为尽管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无法解决这样的困境:社会中的人完全为技术理性支配,那么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他们的选择是美学、是艺术,这种选择是苍白的,它们又重新回到了马克思所着力批判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思辨之路。在理论上被他们看来似乎有些教条的马克思毕竟还提供了一条美好的却可能的解放之路,而他们只能提供一个美好的目标,却难以找到达成这个目标的有效的、现实的路径。哈贝马斯深感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试图通过劳动和交往的结合,把问题转回与生产相关的交往领域,试图通过主体间交往、对话来克服社会发展危机,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总体说来,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来说,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愈发不可弥合。

**四、是抑或非:对于转向的整体评判** 在评判之前,我们必须确定,我们不是使用一种外在的标准,而是采取一种内在的立场,即出于一种尊重的态度,从而为交流对话留下空间,也使得评判尽量合于事物本身。建基于这种立场,我们会发现,这种理论是有缺陷的,对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说明:

第一,以近代西方哲学的思想演进为背景说明从马克思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演进体现了乌托邦性。西方哲学演进的逻辑进程在黑格尔——马克思那里显现的十分清楚,简单地说,它实现了从哲学向社会方面的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一开始坚持的也是这一路向,他们在阐明自己的哲学观点时更多地体现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但是,当发展到法兰克福学派后期的时候,这些哲学家似乎出现了态度上惊人的一致。阿多诺走向了美学,而马尔库塞则选择了艺术,马克思费尽了一生的心思苦心经营的现实之路又被封闭了,他们又回到了黑格尔,只是“坐而论道”,而不是“起而行道”。而此时,社会批判就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目标,而真正的目标却是回到哲学。当然,这种转变,受到时代和历史事件的影响,阿多诺所一直强调的“奥斯维辛之后”(他讲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也是野蛮的”)就是一个重大事件,但这样的时代变迁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也并不是重新缩回到纯理论研究、纯粹思辨的借口,而且即便是主体性衰落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和苏联的实际不能达成一致了,也不可能仅仅从改变思想就能得到完全的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哈贝马斯是高明的,他认为简单地“回归哲学”,哲学理论不会得到复兴,而批判理论的光芒也会被钝化。但是,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哈贝马斯的思想是被边缘化的。而事实也如哈贝马斯所预想,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苦心经营之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了在学院的极大繁荣,但也只能被窒息在学院中,它向外的路被全然封死了。

第二,以现代社会的进展状况为背景说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功过”、“是非”。从总体上看,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还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只是由于时代境遇的变化,做出了一些理论上的调整,所以我们不必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的重大修改甚至部分的否定而一定要把他们驱逐出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之外。马克思主义毕竟不是教条,不仅仅是“一”,它还是“多”。任何一个理论都是如此,基本的理论立场和理论的包容性之间总是存在着张力,而这也是此种理论能够进展的重要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辨别法兰克福学派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悬置,探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功过”、“是非”。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追随者,会更多地关注这一理论的正面效应,认为它坚持了马克思的批判的、革命的立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延展,对于西方主流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的渗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在学院的盛行,尤其是在中国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就是证明。但是它的另一面,违背了马克思的“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的信念,完全抛弃现实维度,拒绝经验调查,从而不能明察、找到解决改变现实之路。

#### [参 考 文 献]

[1]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375.

[2] 雷蒙·阿隆. 想象的马克思主义: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神圣家族[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100.

[责任编辑:崔家善]